

台北的高密人张先生

文/吴非

从忠烈祠出来，到中正纪念馆，台北冬日，午后阳光灿烂，蓝天白云。星期天，音乐厅和戏剧院之间的广场上，成群的中学生在排练舞蹈，女中的，男中的，各跳各的；有人奔跑放风筝，也有人停下轮椅让老人晒太阳。

同伴给我拍照，看到他身后一戴鸭舌帽的老人停步，遂欠身表达歉意，我想他停下是怕妨碍我们；但他忽然开腔：“我替你们合个影。”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！老人端起相机，有模有样，是个行家。把相机还给我：“请问先生，打哪儿来啊？”我说从南京来，敢问故乡何方，答“山东高密”，张姓，1949年来台湾，当时17岁。我说，你的老家新近大名鼎鼎，内地播放电视连续剧《红高粱》，人们都知道“九儿”和高密人的“吃抻饼”。

老人听得莫名其妙，以为他应知故乡事的，但他似乎没兴趣。老人问，打算怎么走，我说，往前。老人说，同路，往前，我帮你拍。我说老先生您自便，不敢劳烦。他说，反正我每天下午遛弯儿一个小时，绕广场走一圈。就住附近？“就在大孝门这边，”他指着一幢旧楼，顺便说起父亲来台后白手起家的事。为什么普通话说得这么标准？上中学时老师教得好。退休前做什么工作？摄影师，在电影公司，喜欢玩相机；父亲在高密做生意，抗战前就爱摄影，有两台菜

卡，家传的。高密有温文尔雅的男子，不全是“吃抻饼的”。老人手背在身后，时不时停下，指示某处，“这个角度最好，来一张”，他只拍一张，便往前走，继续说。说到相机，他说莱卡和蔡司好，各型德国名机，他藏了几十个，“可是现在人们不讲究技术了，没意思，你看那些人，动不动举个手机拍，那叫什么事儿啊！”他怀念胶片。问我哪年开始用“数码相机”的，我说2003年，以后就一直用数码相机了，当年剩下的胶卷还搁在冰箱里呢。“有了数码相机，人们就会乱摁一气，反正不花钱。我还是以前的习惯，取景、用光，一定要精确，只摁一次快门。”他有点固执地说。

问我做什么工作，我说退休前教国文。老人遂问对“简化字”有什么看法，我说同意“识正书简”，旧时代文盲多，和文字笔画繁多也有关系；但“用简”多年，两边有些隔阂，需要坐在一起沟通，想办法。老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为什么要‘简化’？请问：唐诗是用简化字写的吗？宋词是用简化字写的吗？要不是我们多年坚持用正体字，汉字就保存不下来啦！”我说服不了他，我也不想说服他。说起教育，老人告诉我，最近的开心事，是读国中的孙女作文被学校推荐到台北市，有资格参加作文比赛了。“知道吗？明年考试改革，国中毕

业要考作文了，要写四五百字一篇呢。”——台湾学生写四五百字，相当于内地写八百字，“台湾”二字的繁体，要画好一会儿呢。

坐下休息，继续谈往事。老人说，他每天在这里转悠，看到内地来的人，有时会说两句，帮着拍几张照片留念。“老太太不和你一块儿？”“她比我年轻些，上午过来转转。”“跳舞吗？”“跳什么舞？”他奇怪。我也奇怪，我几乎有条件反射了。

一小时就这么过去了。很愉快。一个老人，少小离乡，65年过去，其间多少故事，又有多少不能对人言！

分手时，老人道再见，停下，又说：“每次和人道再见，都不敢往下想，唉，还不知能不能见着呢。”我拍下了他的背影。

隔天下午，又路过自由广场，我想，今天要再遇上高密的张先生就好了，我会把他介绍给同行。可惜下了中雨，偌大的广场上几乎没人。

——如果你去台北，如果你在下午三点多去自由广场，如果你在拍照时有个戴鸭舌帽的老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你，或是走过来要帮你拍照，那就是山东高密人张先生，麻烦你代我向他表示问好。■

拍鸟记

文/明前茶

那天，那红尾鸲的状态特别好，它出巢之后破天荒地在鸟洞处盘旋了一会儿，没像急急忙忙的上班族一样俯冲而去。照理，阿泰是最有可能捕捉到它抖翅扇动光影那一刻的，但是，偏偏慢了一点点，对焦对虚了，很难形容阿泰那一刻心中的浩叹。忽见那鸟回来了，却在树洞前犹疑片刻，没有“一杆进洞”。阿泰下意识地连按快门，拍到了红尾鸲入巢前一刹那缓冲展翅的正面。

过了那一刻，蹲守了4个小时的阿泰才意识到双腿僵麻。他像一只白枕鹤一样单脚跳行了好多下，才感到气脉匀和。

这位潜伏者拿下树枝编成的帽圈，一把扯下脸上的迷彩面罩，回放刚才抢到的镜头，心疼心跳。红尾鸲正好撞进了他的准焦线附近，这只鸟气韵悠然，背是黑白相间的，不，准确地说，它背上的黑色花纹是一种凛然的蓝黑色，腹羽是漂亮的橘红色，到尾翼过渡到明亮的橘黄色，而这橘黄色中又掺杂了少许橘红，它在兴致勃勃炫技时，双翼扇动的是一团太阳般暖煦的光线，你会感觉那鸟是从火焰里飞了出来，它带动了周围的清凉气流，加热它，一瞬间，烘出了芬芳。

阿泰再次凭着理工男的精密头脑，在拍鸟潜伏中取胜。

很少有人拍到鸟儿慢速飞行图像的。一来鸟儿在离巢入巢时，警觉性最高，稍有风吹草动，鸟儿就不肯回巢了；二来拍飞动的鸟儿对焦要绝对准确，稍一偏离翅膀就成了一团光雾；而鸟儿是最不听话的拍摄对象，为了拍到飞羽图，阿泰先像一个狙击手一样，隐藏好自己，把鸟儿

习惯性归巢的时间和路线暗记心中，比起归巢，鸟儿离巢的飞行路线更多，各种角度都有可能出现；这时既要拼运气，也要拼准备。阿泰勘察好后，回家把鸟儿常见的五种离巢路线都画在电脑上，而这五条红线与蓝色准焦线的交会处，就是他的拍鸟区域，这是多窄的区域，多刁的角度，只有拍过的人才知道，鸟儿稍微动一动，就会虚掉，阿泰必须小心翼翼无声无息地移动镜头，就像打飞靶一样进行“追拍”。

不难理解阿泰拍到转身飞行的瞬间，会激动得说不出话：那只鸟儿在树干上蹬了一脚，辉蓝色尾上覆羽完全打开了，在急速的飞行舞蹈中，它浑如一把蓝色的团扇，连每根尾羽边缘的灰蓝光芒都清晰可见。

“打开翅膀的瞬间/冷风吹透/你瘦了/而那自由的翎羽光芒/却让你欢乐地浮漾起来/如在天堂。”

阿泰写的这首短诗，既是在说鸟儿，也是在说他自己。

在深圳，这位29岁的大男孩领导着一家公司，每次干活快到崩溃时就忽然蒸发，助手知道，他北上拍鸟去了。悄然壮大起来的拍鸟队伍里，那些生态学者、博物专家、画家和女舞蹈家给他带来了别样的灵性。

何况，还有郊外无拘无束的空气，在离开深圳的第五天，潜伏拍鸟的时候，一直为鼻塞所苦阿泰忽然闻见了干草、松针、被啄破的野柿子的香气，还掺杂着一丝丝被太阳烘干的鸟粪气息。

被鸟儿牵引来的他，在自然的核心，嗅觉已完全恢复。■

鸟之殇

文/叶庆瑞

近日读报，一则消息触目惊心。

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，8条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中国。进入秋天，成群结队的候鸟从西伯利亚、内蒙古草原、华北平原等地起飞，经东、中、西三路分别飞往中国南部地区越冬。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南、江西等地形成了极窄的迁徙通道，成了从中部路线南迁候鸟必经的“千年鸟道”。正是在这条千年鸟道上葬送了成千上万的鸟，最多时一天有成吨的鸟殒命，有的村年捕杀量高达150吨。因此又被人们称之为——鸟之殇。这本是一条穿越饥寒，寻找温暖的路，现在却成为无数鸟类的不归路，因为在这里等着它们的有火枪、鸟铳、竹竿、大网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。每一次捕鸟结束后，鸟儿就会现身在菜市场或餐馆里。

由此想起一件事。我有一朋友的孩子在加拿大，他说那边几乎每家院里都挂着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放上鸟食，让大自然里的鸟随便享用。受此影响，他春节回国带回一个透明的鸟食盒子，挂在自家小院的树上，里面盛上鸟类爱吃的谷物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……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没看见有什么鸟前去用餐。没过多久，下雪了，他心想这鸟肯定会投奔到这里来。但仍不见鸟儿光顾。这时，家人和邻居终于憋不住了，讥笑他说“留着美元买什么不好，买这么个东西还挂在外面……”他也纳闷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想了想说：“这里不是加拿大，中国的鸟被捕杀怕了，怀疑这鸟食盒是设置的圈套或是陷阱呢。”鸟生活在恐惧中，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惠，它们怎能不警惕百倍？

不过，鸟的待遇也不尽如此。我在去高雄的公路上，见到公路两旁矗起高高的透明挡板，远远望去挡板上还绘制有飞鸟的图案。我觉得挺诧异，公路两边是一片绿色原野，并无建筑物，显然不是用做隔音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导游解释道，每年的冬季有大批的西伯利亚伯劳鸟南下来高雄过冬，因为此鸟爱低空飞行，常与大巴相撞而引发交通事故，当局为解决这一问题，从众多方案中遴选出制作透明挡板。导游说：“我们所见挡板上的鸟图案，在伯劳鸟的眼中就是一只活生生飞翔的鹰隼，那是它的天敌，伯劳鸟见到便远远地飞走了。”我眼望着一眼看不到头的挡板，心想这一笔投资不在少数，可见其对环保的重视。

还听说，高雄有一种色彩艳丽的蝴蝶，它们每年在一个季节须迁徙到别处去繁殖，迁徙路线也需穿越一条高速公路，为了不惊扰蝴蝶的迁徙，当局决定，每逢蝴蝶迁徙时段关闭这一条高速路3天。这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我们若有这样的提案，有关部门也许会反诘：为了这小小的蝴蝶而关闭高速路值吗？3天的经济损失又由谁来承担？采写鸟之殇报道的记者曾见某地的护林队办公室，一面墙壁上用油漆醒目地写着“护鸟违法”四个大字，这一丧失天良的标语，真让我们无言以对。

儿时读过唐诗，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；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……今天在城市去哪儿听鸟声，何处觅鸟影？难道只能在唐诗宋词里去寻找吗？■



澄澈家园 摄/丁捷